

2斤肥羊肉

□雨娃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非常害怕教我们语文的高老师。有时上课,我与她目光对视,觉得她在斜睨我,目光里带着不满。我拼音学得不好,高老师一着急,声音就高八度,我更害怕她了。

上学对我成了一件恐惧的事儿,每天早上我都赖在家里不想上学,我妈都快把我胳膊拽下来了,我还死抱着床腿不挪一步。这让我爸妈犯了愁。

我二姨夫是卖羊肉的,他轻易不来我家,一来便提一小块肉,所以那时的我,除了盼过年就是盼二姨夫来。一天,二姨夫来我家,和我爸边喝酒边嘀咕。估计是我爸把我因为害怕老师不愿上学的事儿说了,他俩把我喊过去,笑着说:“那个高老师对象和我是发小,关系铁得很,改天我提2斤肥羊肉去他家走一趟,高老师若知道你是俺外甥女,保证好好对你,放心吧。”

2斤肥羊肉呀,这在1981年,可是个大礼。过了三天,二姨夫捎话给来说,肥羊肉已经送到,高老师说了,会关照我的。二姨夫特意嘱咐我爸,这事儿千万不能外传,我爸又嘱咐我。我妈替我保证:“放心吧,她能传给谁,在学校没一个朋友。”

那天我上学,看到高老师竟一点也不害怕了!她吃了二姨夫2斤肥羊肉,我们全家一年也吃不上这么多肉。再上课,我感觉她目光严厉中带有那么一丝温暖,朝我看时,也似乎在问我:“听懂了吗?”连高老师罚我抄写十遍拼音,我妈都说:“看,天下没白吃的羊肉,老师让你多写,是关心你,严师出高徒。”我上课也敢直视高老师了,更感觉高老师腮帮子一天比一天鼓,肯定是吃肉吃胖的。

慢慢我学习开窍了,也有同学跟我玩了。期中考试,高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发给我一张进步生的奖状。

我升入三年级时,高老师调走了,不再教我们。我爸一次喝高了,告诉我,二姨夫根本不认识高老师对象,也没给高老师送过羊肉,是骗我的。老师各有各的性格特点,有的脾气慢、有的脾气急、有的柔和、有的严厉,但心里都想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但差生心理脆弱,因为自卑,所以会过度解读老师的目光和表情。

原来,2斤肥羊肉是我爸和二姨夫想出的主意,骗我吃的定心丸,只求我能好好待在学校里,没想到,“肉”效超好,还让我学习进步了。至于高老师胖了的腮帮子,我妈听说,那段时间高老师牙疼病犯了,疼了整整一百天,还坚持上课,愣没在课堂上让我们看出来。



婆婆到我家

□丁雪梅

婆婆高龄八十九了。自公公去世后,二十多年一直坚持一人独居在两间小瓦房里。“我哪家都不去,我在自己家里自在快活”——这是这几年中,每当四子一女中有人提出她的养老问题时,我婆婆的坚定立场。即使在她今年意外小腿骨折手术出院后,四个儿子决定按月轮流奉养,她老人家却仍然要守在老窝。

台风“烟花”过境前,我对爱人说:“背也要把你妈背过来,那旧房一定漏雨,再发生什么意外……”爱人深以为然,回去以一暴雨受困视频反复宣讲,以及改商量语气为命令语气,终于,婆婆肯动了身。

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让民众早已扬弃了“卧冰求鲤”的艰辛。我爱人乐陶陶地早起买馄饨和那种嵌葡萄干的小米饼,早饭后炖上排骨、猪蹄或者鸡。我则以“色难”与“不违”的圣人之言警醒最近身心并不轻松的自己,与听力已明显弱化的婆婆做些亲和的交流,照顾她起居饭沐。

“老莱娱亲”也可算是传承孝道的天花板之一,估计生活中无人刻意而为。没想到根本无须着彩衣,我爱人夏天在家有时随性打个赤膊,婆婆就会眯着老眼,自个儿笑出声。问她笑什么,她就会更乐不可支,很有成就感:“生下来时是小肉膊条儿,现在长成这么个大肉膊儿。”

三餐之间的长日对老人来说是寂寥的。早些年婆婆到我家来吃个饭,总要插手整理这、拾掇那,如今她还是会叹息着说:“没什么可干的”,爱人笑着问她:“活儿也不少,您还能干些什么?我给您派。”什么也干不了的老人就坐在沙发上,微眯了眼,似睡非睡。额前银色短发向上翘着,脸颊瘦瘪。两手臂支在腿上,手骨节显得突兀。

我曾经有段时间在心里隐隐生过

婆婆的气,为她的自以为是和大意造成我儿子小时候的几次磨难。当然我也清楚婆婆是疼爱她的每一个儿孙的,所以那些因为着急而衍生的不快情绪,早已在时日中烟消云散。在我充分体会为人母的心境后,对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养育了五个子女的婆婆不无敬意。

婆婆大字不识,也没出几次远门,当的是穷家、做的是柴米油盐的主,但婆婆的世界里曾有过与老太(婆婆的婆婆)、公公、妯娌媳妇们以及邻人之间繁复的“内务外交”。在悠悠岁月中,自然也会与一些人发生嘴仗,大抵我婆婆总能实现作为胜者的自治并乐于与我分享这些来之不易的胜利。我自以为读过《阿Q正传》,深味卑微人生的悲凉,在相当长时间里暗嘲婆婆的这一点,直到发现历经艰苦岁月和无数孤独无助时光后(我公公当年在上海做工,后因病才返乡),九十岁的婆婆尚称健旺,我恍然似乎明白,巧滑至无丝无痕、冷酷却随处设伏的烟火人间,也许诚愚朴拙、乐天知命才能与其相克相生。

我母亲住得近,婆婆与她一直也投缘。以往婆婆一来,我母亲会领着她去赶附近人家的戏场、香功会,如今跑不动了,两位老人就只是在庭院内外走走看看,说些儿女家事日常和生老病死的古言。婆婆会笑我母亲没牙没口福,母亲会叹婆婆耳聋说话变得颠倒。有时她们还尝试做“穿珠儿”的手工活,并一致感慨眼花颈酸不中用。关于疫情的议论也有一句没一句地入了老人的耳。社区核酸普测时,她们流露出“是不是我们也查一下才放心”的想法,我们就趁人很少时送婆婆和母亲去做了检测。

婆婆离开我家那日抹了几把老泪,我和爱人也湿了眼眶。婆婆接下来会去她长子家,而我要出门求医,也很想去苏州我儿子那里小住几日——生活在继续,自有它本来的样子。

一顿火锅

□蔚新敏

高一年级统考,根据成绩和排名,让选报文理科。班主任老部说:“今年学校计划拼一个文科班,选拔会很严格。”

我文科比理科强得多,报了文。我同桌郝志强也报了文。结果,我和郝志强双双落选。那天放学后,同学们撒丫子跑食堂吃饭了,我盘腿坐在操场主席台那儿嚎啕大哭,哭我不争气,哭我运气孬。郝志强在旁边守着我,寸步不离,他怕我想不开。老部的家在家属院,他从家出来穿过操场去买菜的时候看到了我们,回来时我们还在。

天已擦黑,老部推车到主席台:“来我家涮羊肉吧。”说实话,我真饿了,食堂已关门,我和郝志强就没着没臊进了老部家。

老部是教物理的,他显摆他“研制”的新型电灶具,就一根钨丝缠绕在一个带槽的炉盘上,能取暖能做饭,经济实惠。老部的家太小,他提议在小院吃。小院没插座,老部家的带线的插排够不到小院。我就颠颠儿跑去学校门卫那儿借了一个插排。插排有好长的线缠在一个轮子上,现在我知道那玩意叫绕线盘。

火锅真好吃,边吃边说话。我这才知道,其实这顿涮羊肉老部是带着任务的,给我们做开解工作,因为往届真有想不开的学生闹出了血案。我和郝志强只顾闷头吃肉,老部说什么我们俩都哼哈,三斤羊肉涮干净了,菠菜、豆腐、杂面也没影了,小院里其实挺凉的,但是我们吃得冒汗。吃饱了,天大的事也都不叫个事了。我跟郝志强眉眼一交流,看在老部的这顿羊肉的份上,我决定委屈自己,学理就学理。

我立起来、鞠躬,说:“部老师,您说的都对,我……”想说的话还没说完,风刮来了烧塑料的呛鼻子味道,一个劲往我嗓子眼里钻,我太熟悉这味道了,我的鞋就是用锯条在火上烧热了粘住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喊:“着火了。”

郝志强马上机灵起来,他一把把老部拉扯一边,浓烟是从老部身后的绕线盘上冒出来的。我赶紧跑进老部房间,拔掉插头。绕线盘还在冒着烟。推到日光灯底下一看,一轮子线化了,都凝结在一起了。我和郝志强傻了。

老部没傻,拍着脑袋说:“坏了,怨我,我忘了,缠绕起来的线,插大瓦数东西,长时间会发热,久了会燃烧……”尴尬了不是,老部,名牌大学毕业的物理老师啊。

第二天,老部带来惊人的消息,因为好多家长和同学都想学文,学校克服巨大困难,决定办两个文科班。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和郝志强按成绩都能进文科班。但是,我们最终学了理。不然,我们对不起老部赔给学校的一盘电线,也对不起那晚的涮羊肉。最主要的是,不想离开老部。